



《水经》屡读乐何深

◎汪微

苏东坡有诗云:“嗟我乐何深,《水经》也屡读。”当然,这里所说的《水经》,指的是《水经注》。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水道为纲全面记述水系的地理学专著,《水经》的知名度和流传度远不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,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文学现象。

郦道元撰《水经注》的初衷,只是为《水经》原著作注解,但是写着写着就变成了重新创作《水经》,篇幅扩充至原书的二十倍。虽然像苏东坡这样真正有眼光的文人从《水经注》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,但明清之前此书其实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直到明万历年间朱谋玮重校《水经注》,才使这部书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;有清一代,以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三家为代表的“郦学家”把《水经注》推向显学。

我读《水经注》,喜欢辅以清光绪年间刊刻的朱墨套印本《水经注图》。历来学者校勘《水经》,最费脑子的就是无法用地图来和文字比勘,清咸丰年间学者汪士铎以毕生精力给《水经注》补图,其后,杨守敬及弟子熊会贞又沉浸多年加以完善,以胡林翼《大清一统舆图》为底本,引用大量相关地理学著述与之印证,使《水经注图》成为帮助理解《水经注》的利器,读来雅趣盎然。

由于涉及地理学、地名学等诸学科,《水经注》实际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典籍,囊括了当时人们视野中的大小河流千余条,其中有的早已湮没无闻,有的已历经改造,或已成为沧海桑田。而在郦道元笔下,所有的大江长河都在奔腾不息,所过之处一派生机。该书特别擅长借助河道沿岸的相关地方志和美丽的神话传说,适时变换观察视角,把川流的源头、流向及所过郡邑,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历史事件、人物故事、物产风俗等交代得脉络分明,打造出一种包罗万象、独具长久生命力的“水文化”。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所有这些博大精深的“水文化”尽量避开了枯燥乏味的简单堆砌,代之以山水散文的笔法。

明代张岱曾极力推崇郦道元的山水散文成就:“古来记山水手,太上郦道元。”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那段《三峡》:“自三峡七百里中……绝巘多生怪柏,悬泉瀑布,飞漱其间,清荣峻茂,良多趣味。”这哪里是学术著作的注解?分明就是一则精美绝伦的诗化散文。不足两百字的篇幅,写尽三峡奇特风光。其实说到底,郦道元是一位具有文学家气质的地理学家,因此他探寻大自然的目光中便多了一份生命的热度,运转如飞的笔底也就不断涌现出奇思。这种热度,让你在了解地理知识的同时收获感动;这种奇思,令人在诵读美妙文句的过程中激发遐想……



《睡美人》

插图选(2)

查尔斯·福卡德 绘

王子透过荆棘
篱笆看见了王宫。



新书快递

散为百东坡:
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
[美]艾朗诺 著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书一方面侧重于政治履历,勾勒苏轼的生平大事;另一方面,逐一探讨了苏轼的诗、词、奏疏、策论、书画题跋、经学注疏等各体著述。讲述了那些“虽然经常被提及,但却从未被详细讲述过”的苏轼故事,展现了苏轼面对人生绝境的智慧与力量。

野泳去
[英]罗杰·迪金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自然文学大师罗杰·迪金18个月穿游英国河流湖泊的沿途见闻记录。他的这些经历,是为了理解D.H.劳伦斯在《第三种东西》中提到的谜团:“水是H₂O,两份氢,一份氧,然而,还有第三种东西,让水成为水,那究竟是什么,无人知晓。”

以毒为药:
古代中国的医疗、文化与政治
刘焱 著
光启书局

本书研究了在3~9世纪中国医药学的形成期,医生、宗教人物、朝廷官员和非专业的士大夫如何使用有毒之药物来医治顽疾、强身厚生。作者清楚地揭示出毒物在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古社会的重要地位。

天生狂野:北美动物抵抗殖民化
[英]安德里亚·L.斯莫利 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作者以北美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切入点和线索,将野生动物视为英属北美殖民进程的参与者,再现了北美野生动物抵抗殖民的真实故事,逐步探讨出野生物种阻碍殖民者重塑北美地貌计划的发展过程,揭示了这一过程中自然与文化的互动与调适。

《乍浦游简》的收信人

◎莫泊

《乍浦游简:寄云的信》,徐蔚南著,开明书店一九三六年版。全书收录作者在乍浦养病期间写给妻子吴企云的二十七封信,末尾另附一首新诗。此书先后还有两个版本:一为长江书社一九三四年初版,书名《寄云的信》;一为中国文化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三版,书名《寄云妹的信》。除书名变更外,正文内容没有任何改动。

吴企云的生平事迹无从查考。

当年,《良友画报》某期上刊登过她的一张照片《花阴之下》。她身着短袖旗袍,侧膝屈坐在花丛边的草地上,斜持一柄遮阳小伞,看上去一副娇弱的模样。但在现实生活中,她却是一位果断、爽快、充满活力的现代女性。

据《寄云妹的信》序里记叙,是她自驾小汽车将徐蔚南从上海送到乍浦,跳下车就去打听当地的膳宿,一切安排妥善,留下丈夫,立刻返回。之后,她不时来乍浦送衣物、饭菜、水



“雨后晴虹雪后山”

◎萧规

陈子善《赵清阁与冰心》谈到,“冰心对赵清阁的印象也很好,后来曾集句书赠赵清阁:眉宇清扬照座寒,品题天女本来难。忽然阁笔无言说,雨后晴虹雪没山。第一句集自刘墉《题董香光临宋四家书册后》诗,第二、三句集自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,最后一句集自何人,待查”。既然前三句已标注出处,则末句之待查当理解为查而无果,并非无所作为。不过,这也怪不得他,因为该句文字有误,顺错了藤摸瓜,按倒了图索骥,劳而无功,也是难免之事。

“雨后晴虹雪没山”当作“雨后晴虹雪后山”,出自冰心的好友顾毓琇《雨后晴虹》一诗。此诗一题三首,作于1944年,收入《蕉舍吟草》(增订本),1948年,世界书局出版。第三首全诗为“眉宇清扬照座寒(苏东坡),品题天女本来难(龚定庵)。诗情画意都忘却(张恕),雨后晴虹雪后山”。据句下注,前三句为集句,末句才是顾毓琇所自拟,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,则冰心集句自然是以顾诗为蓝本,再对第三句做了一点儿更改,换成“忽然阁笔无言说”,此亦取巧省力之法,不必另起炉灶,徒费精神。

顾毓琇以“眉宇清扬照座寒”为苏轼诗,估计是记岔了,诚如陈子善所说的,乃刘墉诗,但陈子善只标示了诗题,并未详注出自何书何卷。据通行本《刘文清公遗集》,其卷一七《题所临香光仿宋四大家法书册后八首》未见如此字样,当是别据郭麌《灵芬馆诗话》,郭麌所记又来自陈鸿寿的钞录,属于转手史料,未必如实。其实,刘墉这八首诗另有墨刻乃至手迹存世,总题《书所临香光仿宋四大家法书册后》,第七首为“眉宇清扬照座寒,竭来风雪满长安。法书何与梅花事,欲索解人殊大难”,而通行本却作“几时风雪客长安,锦綺瑶机入座看。一树梅花邀翰墨,豪端冰玉照人寒”;此外,“法书何与梅花事”,《灵芬馆诗话》则作“梅花何与临池事”,可谓大不同也。



果,也是一个人驾车当日往返。徐蔚南说,他妻子的行事作风,一贯如此。一次,女儿得了猩红热,妻子便把她送到一家外国人的医院,交付给医生和看护,自己每天驾车前去探望一次。两周后,女儿病愈,母女欣然同车回家。徐蔚南感叹道:“在古老的中国,我和太太那时的生活,现在想来,实在太不合乎环境,因为我们俩的生活,实在太年青似的,而又太现代化了。”